

松下毛松

鍾廉芳、張春熙著



0204

松 毛 岭 下

鍾康芳 張春熙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松 毛 岭 下

著 者 鍾 康 芳 張 春 熙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·787×1092 耗1/32 印张·5 1/8 字数 94,000

1960年7月第1版

196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-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591

定价·(八) 0.4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主要描写抗日战争前，閩赣边境老苏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故事。該地区的松毛岭下紅屋村，曾为紅軍所解放，建立了乡苏維埃政权。后来，紅軍北上抗日，撤离紅屋村，留下共产党员蔡金花、鍾成輝等，在村子里救护紅軍留下的四个伤员；领导紅軍家属和干部家属坚持斗争。紅軍走后，白軍随即占领了紅屋村，土改时漏网的恶霸地主鍾严旺也还了乡，他們勾結一起，残酷地迫害苏区人民。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苏区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，通过艰苦复杂的斗争，终于跟紅軍游击队取得联系，歼灭了敌人，重新解放了紅屋村。

小說朴素、生动地描写了这个革命斗争的故事，并成功地塑造了女共产党员蔡金花的英雄形象。小說曾在《收获》上发表过，此次出版单行本时，作了較大的修改。

统一书号：10078 1591

定价·0.42元

174448/03

松毛岭静静地躺着，峰峦起伏，树木茂密。

松毛岭下的红屋村，和往常好象有点不一样：天已过午，却不見一家屋頂上冒炊烟。村子里靜悄悄的沒有一点响声。村外的大路上，已經有人三三两两的牵着牲口，匆忙地赶路……这种“反常”的情景，叫人摸不透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……

红屋村的南头，有几間寬敞的厅屋，这是乡苏維埃政府。屋里杂乱的放着一个立柜和几張桌子，上面所有的抽屉都是空空的。墙角堆着一堆燒过的紙灰，偶尔从門縫里吹来一陣小风，紙灰随风飄起……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冷清清的，不象往日那样有生气。

在屋子的中心，乡苏維埃主席正在跟一位青年妇女談話，看来談的时候不少了。他抽了最后一口烟，磕了磕烟袋鍋，对她說：

“金花！看看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見？”他看了一眼沉思着的青年妇女，“这个担子留給成大伯，确实是够嗆啊！紅軍撤走，我們干部馬上又要轉移，家里這一攤：紅属、干属和乡

亲們，就要靠在他的身上啦！”

蔡金花心里象装了多少心事，等乡主席說完，她扭过头来看了乡主席一眼，突然没头没尾的冒出了一句：“我看干脆……”

乡主席紧追了一句：“你說什么？”

金花真想干脆把自己的想法对乡主席兼党支部書記說清楚，这样或許对工作有利。但想起上級党的指示和支部的決議，她又責怪自己：“怎么能这样无組織无紀律呢？”于是忙改詞說：

“剛才看見你留給成大伯的信，我就想过了：紅軍撤走北上抗日，这道理乡亲們都明白；象成大伯这样的黨員，为了党，叫他跳油鍋他也不会犹豫，留下来坚持工作，也是用不着耽心的。但是紅軍一撤走，白軍很快就会跑来，形势的变化、环境的艰苦是明摆着的。我們干部都走了，担子这么重，就算成大伯渾身是鉄，可又能打多少釘？”金花看了一眼乡苏維埃主席，他又装了一袋烟，正在大口大口狠勁地吸着。她接下去說：

“再說，成大伯的工作能力，也是咱們在会上估計过的，同时这当儿成大伯又不在家，不如趁我們还没撤走，你看是不是……”說到这里，她又停住了，在沒有十分把握讓乡主席同意自己意見的时候，她不想輕易說出它，因为这不是件小事。

乡主席已經摸了个八成，其实他心里明白：留下金花和成大伯一块儿坚持工作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成大伯耿直、对

党忠实，再加上金花仔細、遇事办法多，工作起来又那么泼辣，凭着几年来的接触，他用不着半点多余的考虑，留下金花对全村工作真可說是根撑天柱。但退一步想，金花是个有公开职务的党员——是个很有声望的妇女会主任，留下她，不正好中了敌人的心意，把眼中釘送上門了嗎？

想到这里，他馬上打消了前边的想法。他从凳子上站起来，象要再重述一遍做过的結論，說：

“难就难在这儿，不过留下成大伯也有好处，他年岁大点，人又忠厚老实，平日不好講話，身份也沒有公开，这几点可能会成了他的护身符，不至引起敌人太大的注意！”說完，心里好象輕松了一点。抬头看看日头照在墙上的影儿，知道时候不早了，他走近金花：“就这样吧！你馬上回去收拾一下，太阳一下山就上路！”

乡主席是个乐观的人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也忘不了說句逗笑的話：“你这个妇女会主任也得暂时辞职了！”其实，他是想用这句笑話来打破剛才那沉悶的气氛，更主要的是想用“妇女会主任”这个头衔来提醒一下金花：象妇女会主任这样的干部，是万万不能留下来的。

金花沒有笑，她心里也在想：“主席想什么，我也猜个差不多，論机灵，人家都說我一翻眼珠儿就是一个心眼儿，用不着拐弯抹角我也能懂。不过說真話，想到紅軍撤走后，这里的环境实在够艰苦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个女的，总該好办些。为了坚持这地区的工作，为了这些紅属、干属和乡亲们，危險又算什么？想当初紅四軍解放了紅屋村，家里有了房子

有了地，我也从一个整天圍着鍋台轉的新媳妇，慢慢的懂得了革命道理，入了党，当了妇女会主任，有了文化。想起来这后五年活的真带劲儿啊！如今为了党、为了乡亲们，吃点苦，受点罪，就算牺牲了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真这样，也没让党白白培养一场。再说我又不是个傻瓜，輕易的死没价值，这我也知道……”想到这儿，她刚要说什么，忽然见二连通讯员小赵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，因为跑的过急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主……主席！蔡主任！”他大喘儿口气，稍微平静了一点，“我们最后一批撤走，半道上，被敌人三十六师先头连咬住了，叫我们狠狠地揍了它一顿才甩开。咱们的同志有四个挂彩了，成大伯的胳膊也负了轻伤……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乡主席和金花都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金花赶忙回过头去，免得叫小赵看见自己这种不冷静的神情。她就势倒了一碗茶，双手送到小赵的手上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用焦虑的眼光盯着他。乡主席没等他喝完水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伤员交给你们！你们首长还有什么话，快说吧！”

小赵擦擦汗，说话的声音也慢慢正常了：“伤员和四支枪，一起留在松毛岭铁牛窝的炭窑里，请你们想办法把他们的伤治好，将来就留在你们这里工作。枪，我们首长说是送给你们用的！”

乡主席紧握着他的手说道：“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放心吧！伤员我马上想办法安置。”说完看看金花，金花点点头。

“你们也最好快一点转移！”小赵说完，没等别人答话，

慌忙地敬了个礼便往外跑。金花忽然想起自己丈夫最近又編結了几十双草鞋，忙拦着小赵說：

“开林新編的草鞋你帶去吧！”

“不啦！我要馬上走！”小赵說着跑了出去。

金花上前一步，手扶門框，想喊住他：“你……”

“草鞋留着还怕将来没人穿？”小赵边跑边說，出門一拐弯就不見影儿了。

这突然飞来的消息，使这个屋子的气氛顿时緊張起来。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，誰也不說話，可誰都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。两顆共产党员的心，在一块儿剧烈地跳动着……好象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在了肩上，金花紧咬着嘴唇，默默地站在乡主席跟前，她相信乡主席不会再犹豫了。“快开口吧！只要党的命令一下，我就馬上去执行！”至于工作当中将会碰到些什么，她完全没有想。乡主席呢？也在深思着。他知道原来的計劃必須改变了，看来只得同意金花的意見。但，他是在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爬出来的人，养成了一种沉着、冷靜的作风，虽然自己同意金花留下来了，但还想进一步听听金花的理由——这些理由实际上就是她以后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，万一金花說不全，他好再补充。

金花再也憋不住了，她上前一步，几乎是喊着說道：“主席！我觉得現在必須改变計劃了，如果党相信我，就叫我留下来！”說后瞪着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乡主席，听候着党的最后决定。

出乎她的預料，乡主席不动声色，沒反对也沒表示同

意，只淡淡地說了句：“說詳細点儿！”

金花一听这话，感到真象悶燥的夏天，突然来了一场大雨那样痛快、清爽。她端起茶壺，一揚脖，咕嚕咕嚕地喝了几口水，喝完，用手抹了一下嘴，又順着左鬚角上的一块閃亮的伤疤向上理了理短发，象放开了水閘，她把心里的話一口气地傾倒出来。从她为什么想留下来，扯到几年来党对她的培养，話越說越多，臉也越来越紅，最后干脆把脖領上的扣子解开了。乡主席靜靜地听着，没有插一句嘴，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，有时抬起头来看她一眼。

金花想到伤員問題，又特別补充道：

“現在又給咱們留下了四个伤員，我觉得这个担子放在成大伯一个人的肩上，实在太重了，他怎么能照顧得过来？”她还想要說什么，但听到乡主席急剧地咳嗽了两声，才发觉自己說的太多了，她忙停了嘴。現在不是长談的时候，应该馬上作决定。

乡主席也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他緩步走到她的面前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她，象是对一个新来的人进行审查，这使金花感到有些窘迫，記得入党时，乡主席曾經用这种严峻的眼光看过自己。在那以后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，乡主席对于她不单是領導，同时还是位十分可敬的长辈，总是乐哈哈的，她有时还在他面前耍点孩子脾气……想到这儿，她明白了，上前一步，滿臉漲的通紅，半天說出一句話：

“支書！請你相信我！”

“这用不着說！”乡主席的前額上冒起的几道青筋，突突

地跳着，“你考虑过没有？新情况对你是很困难的！”

“这我知道，困难、危险、甚至死，我都想过。我是党员，我知道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这些！”金花的声音有些抖颤了。

乡主席又一次注视了她片刻，突然伸出大手，紧紧地握着金花的手，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說道：“来不及开会了，我代表支部决定你留下来，成大伯和开林配合你工作。蔡金花同志！党和同志们相信你經得住……”

金花一字一音地听着，感到一股暖流在全身激荡……她眼里閃着泪花，靜靜地看着乡主席，紧紧地长久地握着他的手。

乡主席轉过臉去給金花倒了一碗茶，待金花稍稍平靜一点，才又向她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問題，并且把今后联系的暗号和乡主席自己的代号，一一向金花嘱咐，金花把原話复誦了一遍，他才放心。最后，他异常温和地、象长辈对自己孩子嘱咐什么似的說道：

“金花！以后工作会很累，很艰苦！自个儿的身子要多注意，你和开林也要好好的經心少芳那孩子。”

“嗯！放心吧，主席！”金花微笑着回答，用凉手在兴奋得发燒的臉上来回搓了几下。

忽然，她感到呆的时候太长了，于是起身說道：“主席！我就不送你，得赶快找人治伤员去。我走了！”

乡主席再一次握了她的手，什么話也沒說，只是用无限信任与期望的目光，送着跟自己一起工作多年的战友走出大門……

金花走出了大門，徑直地向成大伯家里走去。她想去看看成大伯是不是回来了，伤的怎么样。她还要把計劃的突然改变告訴成大伯，商量一下馬上去抬伤員的事。

她順着土路漫不經心地一边走一边想：一个鐘头以前，自己还做着轉移的打算，而現在呢？却又是另一盘棋了。虽說是自己再三要求留下来，可情况变得这么快，心里头倒又确实有点不踏实了。能留下来跟乡亲们一起坚持斗争，她当然很高兴。可又一想，自己从参加革命那天起，就一直沒离开过党，沒离开过紅軍，更沒离开过乡苏維埃主席，有什么問題找他們一商量，就有了办法，虽說起五更爬半夜地干工作，可从来也不感觉累，成天价乐洋洋的。而眼下，她忽然觉得自己象个离开母亲独自出巢的鳥儿，要单独的飞翔了！而且媽媽还在看着自己！除了高兴，又觉得心跳得厉害，說不清是股啥滋味儿。想啊！想啊！心里就象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地翻騰。

想着，想着，耳边又响起乡主席的話：“蔡金花同志！党和同志們相信你經得住……”她知道这几句話和这个不平常称呼的份量有多重！她甚至后悔自己在支部書記面前，沒有把决心向党說的更坚决。不过也好，斗争来了，用实际行动倒能說的更明白。想到这儿，她的情緒很快恢复了平靜，心里踏实下来了，反倒暗暗地笑自己：这么沉不住气还行？更大的风暴还在后边，應該相信党就在身边，指揮着自己，支持着自己，还有成大伯、开林和全村的乡亲们。

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从沉思中把自己拽了回来，这时才发现早就走过了成大伯的家，前面就是自己的家了。她看看太阳已叫西山遮住了半边，天就要黑下来了，索性就回去先跟开林商量个办法，把伤员抬下山来。成大伯负了伤，暂时不让他动也好。她放大了步子跑回家去。

金花走进大道南边的一幢大屋，这幢大屋有上下两个正厅，南北都有边屋，南边屋就住她一家三口：丈夫开林和他们五岁的小男孩少芳。

靠墙角的桌子上，放着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几样东西：简单的被褥和一个小包袱，还有点零碎东西。开林正在替金花收拾，少芳瞪着两只黑溜溜的大眼，看着爸爸忙里忙外的，闹不清出了什么事。

金花穿过厅屋一脚踏进来：

“开林，我留下了！”

“怎么？不是干部都要暂时转移吗？”开林对这个情况的突然变化，感到很惊奇。

“是啊！情况变化很大，成大伯跟着红军运粮草负了轻伤，还没回来；队伍上也有四个彩号留在松毛岭铁牛窝了。”金花还想说什么，又觉得现在一秒鐘时间都是宝贵的，趁着天黑务必得把伤员抢救运下山来，于是开门见山地对开林说：

“你去找几个人，咱们赶紧把同志们抬下来！”

“抬回来往哪儿放啊？”开林对她这种没头没脑、命令式的交代，觉得有些烦躁。谁知金花由于过份着急，甚至误解

了开林的意思，粗声粗气地说道：

“放在哪儿？这还用说，难道这个担子还能叫别人挑？你要是感到为难，我自己去！”说完赌气地抱起孩子。

“好象就你是个党员，我是饭桶！”开林知道金花的脾气，平常待自己真是左邻右舍都夸奖的好媳妇，体贴、温柔，从不吵架拌嘴的，但是一提起工作，她可半点儿不饶人。为这一点，他也暗暗高兴。可刚才她确实是误解了自己的意思，觉得很委屈，“我是说，既然咱们全包下来，就得先想好地方，要不等半夜抬下来没处放，同志受罪还不说，乡亲们能看着伤员放在院子里不管？那时候咱们家想留也留不了！”

这几句话真是说得金花心服口服，本来刚才那几句抢白一出口，连自己也后悔了，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还不知道？“抬回来放在哪儿？”这是得想周到。她恨自己太冲劲，忙放下孩子，走近开林，用深情的眼睛看着他，直看得他有些受窘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她才噗哧一声笑了：

“好！刚才怨我不好！你说说咱们把伤员安置在哪儿？”金花平和地问他。

“不怕我感到为难了？”开林也不饶人地顶了一句，忙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原先咱们北边屋不是粮仓吗？我看在那屋搭几块板儿，就先放到那儿。万一白军来了，咱们那个小套间就又可以顶大事儿了。”

这一说，金花心里豁亮了。可不是？那间套间真起过大作用。开林手巧，那是他花了几天气，用木板搭的，人从小

門鑽進去，上面堆滿糧草或別的什麼東西，鬼也看不出一点儿破綻。那年白軍來，多虧這間寶貝屋，才沒使村上的幹部吃虧。想到這兒，她滿心歡喜地看看正在解鋪蓋的開林，忙走過去按住他的手說：“好！就這麼辦！先別解了，一会儿抬傷員還要用被子！”開林停了手，看看金花，笑着搶白道：“瞎着急頂什麼事兒！辦法還是得想啊！”說完兩人都笑了。

開林正要走，忽然聽到屋外有登登的脚步聲，兩人走近門往外一看，不由得都愣住了。

進來的人，年紀在四十開外，个子不高，身體挺壯實，左胳膊用藍布吊在脖頸上。渾身落滿了塵土，滿眼的血絲，看來至少也有兩、三天沒睡了。這人正是成大伯。提起成大伯，全村大人小孩沒有不知道的。從前，他勞的叮當亂響，沒嘗過淨米淨面是啥味道，成年累月地給地主扛活，為地主風里雨里地賣命。民國六年，本地鬧災荒，草根樹皮被剝了個精光。自己的命都顧不了，哪還有余力貼補別人？俗語說，天下窮人是一家，成大伯還是含淚收下了外地逃荒來的一個年輕寡婦，也算成了個家吧！從此，為了糊口，夫妻倆拚出全力給地主鍾嚴旺的老子干活。成大伯的老婆懷孕了，那天正是大雨瓢潑，雷閃交加，她总算從地裡爬了回來，隨後不大工夫，便從地主家的牛棚裡，傳來了嬰兒的哭聲……每當想起這件事，夫妻倆都感到害怕，“太巧了，要是在地裡生，雨淋也得淋死啊！”於是，就給這個小家伙起了個名字叫“巧生”。

紅軍解放了紅屋村，成大伯总算熬出了那十根腸子卷

着九根半的穷苦日子，自己也有了个名字，叫鍾成輝。成大伯永生忘不了那階級仇恨，一心要跟着党、跟着穷哥儿們鬧革命。黑夜白日地給乡亲们辦事。他常囑咐自己的儿子巧生：“小子！生你的是父母，救活你的可是共产党；如果你或者我沒了良心，忘了本，那咱爷儿俩就算生冤家、死对头！記住啦？……”以后，鍾成輝入了党。分田，斗霸，支前，他更是一直跑在前头。村里同年紀的穷哥儿們把过去的那首歌謠：“旧社会，穷哥儿們受欺压，成大哥半輩子沒有个家；地主的婆娘象肥猪，老成家无奈，牛棚里生娃娃”；改成了：“新社会，党的光芒照天下，穷人当家做主啦！老成哥翻身不忘本，为工作，一天忙的不着家……”

成大伯对金花、开林的問候根本顧不得回答，一进屋来劈头就問：

“金花！我回村碰見乡主席，說把你留下来，这回我的胆子算壮起来了。怎么？伤员是不是馬上抬去？”問完，才想起回答金花、开林的問候：“敌人算是瞎了眼，想一枪打死我，子彈长眼，只敢碰碰我老头子一点皮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“成大伯！你負伤了，就先歇一会儿，抬伤员的事，我跟开林商量过了，馬上找人抬下来，安置在我家里，你看……”

成大伯一听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动了动脖子上的綳帶，布满血絲的大眼珠子翻了金花儿眼，說道：

“好啊！你們干什么都撇开我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我承認，可你不能說我不是个党员呀！”

金花和开林連忙解釋道：“大伯！我們是說你現在手脚